

在丽江古城探寻弹奏千年的纳西古乐—— 听，音乐活化石的不老传说



大研纳西古乐会乐师在演奏纳西古乐经典曲目。

本报记者 张孙超 摄

丽江还是那个丽江。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一路来到这里。即便是旅游“淡季”，古城街巷依然游人如织。到了晚上，各条街巷更是摩肩接踵。丽江又似乎“变”了。

和人们印象中的“文艺青年”聚集地、“诗和远方”不太一样，丽江给我们的感觉更多了几分“文气”。

漫步五花石铺就的街道，鳞次栉比的老房子、锦簇的花团、潺潺的流水，“从前慢”的腔调扑面而来。

古城的旧时容颜不止她的古建筑老街。夜幕降临，在位于古城大研街道的大研纳西古乐会，纳西古乐准时响起，古城的夜一下子雅致起来。

舞台上，大研纳西古乐会负责人文嘉客串起了乐师、主持人，熟练地用中英双语介绍纳西古乐历史和曲目。

“从1981年开始，40多年来，纳西古乐的演出每天从未间断。”文嘉说，每天20时至21时，纳西古乐雷打不动地准时上演。

据了解，纳西古乐主要包括洞经音乐、白沙细乐、皇经音乐，其中皇经音乐已失传。纳西古乐源于唐、宋、元时期中原的词牌、曲牌音乐，被称为“音乐活化石”。宋元时期，古乐传至丽江地区，后因战乱几近失传。1981年，纳西族音乐家宣科对纳西古乐进行系统性挖掘、研究和整理，并与纳西族一众音乐家重新组建大研纳西古乐会，先后赴23个国家和地区访问演出，纳西古乐从此蜚声海内外。1997年，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，纳西古乐是其中核心的文化遗产。

作为宣科的女婿，文嘉一度看到大研纳西古乐会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，便毅然辞掉体制内工作，接棒大研纳西古乐会。

如今，大研纳西古乐会共有20余名

乐师，其中七十岁以上的超过一半。大研纳西古乐会乐师陈秋元已经89岁，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，“最担心的就是纳西古乐失传”。

“纳西古乐作为丽江的旅游文化名片，将其传承下去是我们的夙愿，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。”文嘉说。

生生不息，代代相承。00后余丽

鑫，是乐队最年轻的演员。从小耳濡目染，热爱纳西古乐的他，一有空就和“爷爷们”同台演奏。

年轻人的融入带来年轻化，传播形式的创新则拓展了纳西古乐的传播渠道。大研纳西古乐会经常在演出时推出线上直播，单场最多时有5600人次观看。记者采访当晚，一群来自广西艺术

学院的学生正忙着拍摄纳西古乐主题纪录片。多种传播形式的介入，让纳西古乐传播得更广。

《八卦》《浪淘沙》《十供养》《步步高》……在乐师们的有序配合下，高雅大气、空灵悠远的乐曲穿越时空。1200年前的声乐不再有时间隔阂，融入纳西人的生活，响彻古城，也声动乡村。

在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黄山脚下水村，和瀛毅家的小院格外热闹。“白沙细乐传习中心”的招牌，昭示这里不仅是一家人的居所，也是白沙细乐传承基地。

“我一出生就听到这个音乐，12岁开始学习白沙细乐。”57岁的和瀛毅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，他说，白沙细乐一直有“听三年，练三年”的说法，没有固定乐

谱，必须通过师徒相授的形式，长时间教学方能传承。

从父亲到自己，再到儿子和福成，白沙细乐已在和瀛毅家传承了三代。

在我们的提议下，和瀛毅携家人即兴展示了《三思吉》《第七乐章》等曲目，曲调悠扬中透着一丝凄美。

这么动听的音乐，一度面临无人愿意学、没人能学好的困境。“上世纪60年代，整个丽江只有一位白沙细乐传承人。父亲生前一直说，白沙细乐绝不能丢。”父亲的嘱托，是和瀛毅坚持近半个世纪的巨大动力。

如今，白沙细乐传承人已达约200人。和瀛毅和下水村村村民组建起乐队，先后受邀赴匈牙利、德国、斯洛伐克、俄罗斯、俄罗斯等国巡演，走进国家大剧院、中央音乐学院等音乐殿堂交流、演出。

“我们要让游客在传统建筑里感受非遗文化。”和瀛毅说，今年7月，他和家人将自家小院修葺一新，纳西人的传统院落化身文化小院，时常向游客推出白沙细乐展演。

采访当天，白沙细乐研习中心接待了100多位游客。为适应文旅市场的需求，和瀛毅还做了创新，如在演出中加入纳西打跳、民歌等元素，丰富游客观赏体验。“效果比我们想象得要更好，来听演奏的游客越来越多，预计全年客流量可达2万人次。”和瀛毅说。

从父亲到和瀛毅，已先后举办过十届白沙细乐培训。如今，白沙细乐还走进校园，让更多学生参与到学习传承中。“传习白沙细乐，不仅是因为热爱，也是在国家、为民族做一点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事，我们会一直走下去。”和瀛毅说。

(本报记者 陈黎明 施涵予 云南日报记者 黄立康)

中华诗城重庆奉节—— 万首诗篇代代传唱

如果我们从诗歌里认识白帝城，它是这样的——

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

重庆市奉节县文化旅游委员会副主任陈海东介绍，李白、杜甫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苏轼、王十朋、陆游等历代诗人，在此创作了上万首诗词，造就奉节“诗城”的美誉。奉节也依托深厚的诗歌文化，先后举办了七届“中国·白帝城”国际诗歌节，旨在深度发掘、保护和传承中华诗词文化。

为什么是奉节？带着这样的疑问，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二路来到了白帝城。在奉节流传的诗歌中，白帝城是一个频频出现的地点。在白帝城，不仅有诗情，也有战火。这里易守难攻，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历史上在这里发生的战争，大大小小的有100多次。

讲解员告诉我们，白帝城这一名字最早出现于西汉末年。当时，蜀郡太守公孙述欲趁天下大乱之时自立称帝，于是在瞿塘峡附近的白帝山修筑城池，自称“白帝”，城名也由此而来。

如今，“白帝城中无白帝”。穿过风雨廊桥，迈入白帝庙，眼前的彩塑栩栩如生，讲述的正是“刘备白帝城托孤”这一闻名遐迩的故事。而奉节原名永安，唐贞观年间，因旌表诸葛亮“临大节而不可夺”的品质，得名奉节。

从白帝城忠义渡口登船行至夔门，江风忽而变得凛冽：一侧刀劈斧削般的山崖拔节而起，盐白的绝壁上还留有几处石刻；一侧是层峦叠嶂的赭红色高峰，树林因连日高温而显得枯黄。两山对峙，正如此地的名字，仿佛镇守在此的两扇大门。游客们纷纷掏出手机和十元纸币，与身后的峡谷合影。若是到了深秋，幽深的高峡映衬着漫山红叶，美不胜收。

长江三峡之中，瞿塘峡是最短、最险峻，也是最雄奇壮观的。在交通不便的古代，夔门是人们出入蜀地的咽喉。古人设铁锁关，在铁柱和石孔中间拉几道铁索，横断江面，既可以向过往的商船收税，又可使人入侵之敌难以闯入。

而在过去，白盐、赤甲两山之间水宽最窄处不足百米，通过的流量却往往多达每秒五六万方米，水流速度极快，天气又瞬息万变。江中还有巨大的礁石，是水急滩险、令



三峡之夔门观景台是观看夔门的绝佳位置。

本报记者 彭鹏 摄

人生畏的重要关隘，常常会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。古人每行经此地，都会留下大量诗篇，留下自己生命存在的痕迹。

“夔门天下雄，诗满白帝城”。当我们在清晨从海拔1388米的三峡之夔门往下俯瞰，又是另一番景象：滔滔大江，至夔门骤然变窄，被赤甲山和白盐山相挟，如同一条蜿蜒在深谷中的细带。货轮在江面上平缓地驶过。杜甫笔下的“赤甲白盐俱刺天”正是眼前所见的雄奇山峰。视线再往上，起伏的山峦与云雾一起，融进了明

朗的天色里。江风浩荡，而脚下一江清水万重山，心中块垒尽消。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片河山，心中的感受也截然不同。

奉节的山山水水，每一处都可以是诗意的栖居地，激昂出诗人的无限诗情。尽管白帝城已成了江中孤岛，夔门也险峻不再，但我们仍能通过诗篇感受古人当时的心境。他们留下的万首诗篇，也将在这座“中华诗城”里代代传唱，成为中华诗词文化里璀璨的明珠。(本报记者 潘璐)

千年瓷都江西景德镇—— 沉睡千年的碎瓷片会“说话”

澎湃东流去，两岸生光辉。在长江的滋养下，中华大地孕育了无数璀璨的文化瑰宝。

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三路走进千年瓷都景德镇，素坯上的青花釉料点染无限生机，窑火淬炼下可见“入窑一色，出窑万彩”，瓷之韵味扑面而来。

“一部中国陶瓷史，半卷峰峦在景德镇”。从古时的昌江码头出发，江西景德镇出产的瓷器跨过鄱阳湖进入长江、通向大海，被国内外商人运往世界各地。如今，“景德镇”成为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符号，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鲜活样本，构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篇章。

当然，来景德镇探寻陶瓷文化密码，绕不开御窑厂。明洪武二年，朱元璋在景德镇珠山开办皇家御窑厂，派宦官督造押运。清代沿袭，只是把御窑厂改为御窑厂，督造也改派有品级的官员担任。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，这家中国首屈一指的“国营企业”，足足办了542年，制造了无数精美绝伦的瓷器，代表了明、清时期中国陶瓷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。

倪文璇说：“故宫内的很多瓷器，在景德镇御窑厂都能找到相同的。御窑用最精湛的技艺、最精细的原料、最充足的资金为明清宫廷制作瓷器，他们不计成本，在无数制作好的瓷器中挑选最完美的送入紫禁城。剩下的为防止流入民间，就全部打碎，因此御窑的出土器皿大部分是残损的。”

碎裂方式不同，碎片的断面也不同，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信息。可以说，一块古瓷片在科研人员手里，可以观测纹饰、拼接还原器型、磨粉分析材料乃至烧成温度，至少可解析出上百条信息，因此也可以揭开很多尘封的往事。

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，我们还走进了一间“神秘实验室”：如同科幻电影般，一排排黑色柜子里存放着蕴含重要信息的玻片标本——这些标本不是远古生物的遗骸，也不是科技的变异产物，而是千百年来层层累积、记录历史痕迹的陶瓷碎片。

2022年6月，全国第一个古陶瓷基因库——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在御窑博物院正式揭牌。目前已收录2400余套、近万件瓷片标本，时间跨度从隋唐至民国时期，大部分为景德镇当地瓷片标本，其中还收录了清代晚期木质沉船“长江口二号”出土的瓷片等外部标本，未来将继续收录来自各地的瓷片标本。

通过科技手段，能在一块碎瓷片标本上提取出考古信息、造型、纹样、胎釉、款识……这些共同组成了古瓷片的“基因密码”。



御窑博物院，这里承载着景德镇作为“瓷都”的辉煌历史。一进门，我们就看到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正在整理大量的瓷器碎片。工作人员倪文璇说：“这些瓷片不少来自刚发掘结束的落马桥遗址。落马桥遗址也是景德镇申遗的重要要素点。”

如此数量的碎瓷片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因为跑文博线，我之前在全国各地看到过很多长江流域出土的陶器，风格各有不同，这次见到的御窑瓷器，则更为精美。

随着一块块瓷片展开的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：大量出土的瓷器是被人打碎的。比如黄地青花折枝花果纹盘，不仅在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，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也有一件一模一样的，只是景德镇这件是由碎片修复成的。

倪文璇说：“故宫内的很多瓷器，在景德镇御窑厂都能找到相同的。御窑用最精湛的技艺、最精细的原料、最充足的资金为明清宫廷制作瓷器，他们不计成本，在无数制作好的瓷器中挑选最完美的送入紫禁城。剩下的为防止流入民间，就全部打碎，因此御窑的出土器皿大部分是残损的。”

碎裂方式不同，碎片的断面也不同，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信息。可以说，一块古瓷片在科研人员手里，可以观测纹饰、拼接还原器型、磨粉分析材料乃至烧成温度，至少可解析出上百条信息，因此也可以揭开很多尘封的往事。

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，我们还走进了一间“神秘实验室”：如同科幻电影般，一排排黑色柜子里存放着蕴含重要信息的玻片标本——这些标本不是远古生物的遗骸，也不是科技的变异产物，而是千百年来层层累积、记录历史痕迹的陶瓷碎片。

2022年6月，全国第一个古陶瓷基因库——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在御窑博物院正式揭牌。目前已收录2400余套、近万件瓷片标本，时间跨度从隋唐至民国时期，大部分为景德镇当地瓷片标本，其中还收录了清代晚期木质沉船“长江口二号”出土的瓷片等外部标本，未来将继续收录来自各地的瓷片标本。

通过科技手段，能在一块碎瓷片标本上提取出考古信息、造型、纹样、胎釉、款识……这些共同组成了古瓷片的“基因密码”。

“建立古陶瓷基因库的初衷，便是可以借助当今的科技手段去挖掘古代陶瓷信息，又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对当代的活化应用。”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。古陶瓷基因库目前有复原古代社会、复原古代工艺、古陶瓷鉴定、当代文旅应用等多种用途。

比如瓷片上的花朵纹样数据，利用人工智能大量标准化提取，就能供设计师自由选用，成为当代文创产品的一部分，在新时代焕发光彩。

当我们离开景德镇时，沿途陶瓷生产的繁荣景象映入眼帘，深深地触动了我们的内心。一千多年前，这里因水土宜陶，处处窑火，制作的青白瓷如冰如玉，光洁莹润。如今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跨越山海，来景德镇寻找诗和远方。

在长江之畔，这座璀璨的瓷都闪烁着属于它的新光芒，不朽、不化、不褪色。(本报记者 李娇伊 徐添城)

挑选最完美的送入紫禁城。剩下的为防止流入民间，就全部打碎，因此御窑的出土器皿大部分是残损的。”

碎裂方式不同，碎片的断面也不同，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信息。可以说，一块古瓷片在科研人员手里，可以观测纹饰、拼接还原器型、磨粉分析材料乃至烧成温度，至少可解析出上百条信息，因此也可以揭开很多尘封的往事。

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，我们还走进了一间“神秘实验室”：如同科幻电影般，一排排黑色柜子里存放着蕴含重要信息的玻片标本——这些标本不是远古生物的遗骸，也不是科技的变异产物，而是千百年来层层累积、记录历史痕迹的陶瓷碎片。

2022年6月，全国第一个古陶瓷基因库——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在御窑博物院正式揭牌。目前已收录2400余套、近万件瓷片标本，时间跨度从隋唐至民国时期，大部分为景德镇当地瓷片标本，其中还收录了清代晚期木质沉船“长江口二号”出土的瓷片等外部标本，未来将继续收录来自各地的瓷片标本。

通过科技手段，能在一块碎瓷片标本上提取出考古信息、造型、纹样、胎釉、款识……这些共同组成了古瓷片的“基因密码”。

“建立古陶瓷基因库的初衷，便是可以借助当今的科技手段去挖掘古代陶瓷信息，又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对当代的活化应用。”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。古陶瓷基因库目前有复原古代社会、复原古代工艺、古陶瓷鉴定、当代文旅应用等多种用途。

比如瓷片上的花朵纹样数据，利用人工智能大量标准化提取，就能供设计师自由选用，成为当代文创产品的一部分，在新时代焕发光彩。

当我们离开景德镇时，沿途陶瓷生产的繁荣景象映入眼帘，深深地触动了我们的内心。一千多年前，这里因水土宜陶，处处窑火，制作的青白瓷如冰如玉，光洁莹润。如今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跨越山海，来景德镇寻找诗和远方。

在长江之畔，这座璀璨的瓷都闪烁着属于它的新光芒，不朽、不化、不褪色。(本报记者 李娇伊 徐添城)

工作人员展示用碎瓷片拼好的“果盘”瓷器。(本报记者 李娇伊 徐添城)